

一件新发现的佉卢文药方考释

陈 明

内容提要:本文以一件新发现的佉卢文药方,对照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的相似处方,据其剂量的变化,探究彼此间的关系。说明西域医药文化相互交流的特点。而处方绝大部分药物系唐宋本草中的常用药物,这表明,它也受过中原医学的影响。

关键词:佉卢文文书 药方 考释

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0)01-0012-11

1: 西域出土胡语医典简述

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胡语医典,已知的共有七个语种:(1)梵文的《鲍威尔写本》^①(Bower Manuscript)的第一、二、三部分,出土地是新疆库车。(2)于阗文的《医理精华》(Siddhasāra)、于阗文梵文双语的《耆婆书》(Jīvaka-pustaka)、于阗文残药方P2893.32-267等,^②出土地是敦煌藏经洞。(3)吐火罗文B(龟兹语)的残药方,^③出土地是吐鲁番、库车。(4)回鹘文《杂病医疗百方》及其他残片,^④出土地是吐鲁番等地。(5)粟特语医药文献,伯希和获取的敦煌写本。^⑤(6)敦煌出土的藏文医书。^⑥(7)象雄

① A.F.Rudolf Hoernle, *The Bower Manuscript*, First Published, Calcutta, 1893 - 1912; Reprinted, New Delhi, 1987.

② R.E.Emmerick,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 Tokyo, 1992, pp.42-45.

③ A.F.Rudolf Hoernle, *Facsimile Reproduction of Weber MSS., part IX and Macarney MSS., set I*, with Roman Transliteration and indexes, J.As.Soc.Bengal, vol.LX X, part I, extra-number1, 1901 - reprinted, Calcutta, 1902. Jean Filliozat, *Fragments de Textes Koutchéens de Médecine et de Magie*,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Adrien - Maisonneuve Paris, 1948.

④ G.R.Rachmati, *Zur Heilkunde der Uiguren. I—II*,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 hist.Klasse, Berlin 1930, S.451 - 473; 1932, S.401 - 448.

⑤ 粟特语医药残卷,编号 Pelliot Sogdien 19.存二十二行。内容尚未全译出,其中包括三个有关吐剂、下剂、媚药的处方。图版及转写见于: E.Benveniste, *Codices Sogdiani. Manuscrit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ission Pelliot)*, Copenhagen, 1940. E.Benveniste, *Textes Sogdiens. Edités, traduits et commentés*, Paris, 1940. 部分译文见于: W.B.Henning, "The Sogdian Texts of Paris", *BSOAS*, XI.4, 1946, pp.713-740.

⑥ 罗秉芬、黄布凡:《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民族出版社,1983。

语医学文献,^① 敦煌写本。这些都是研究西域医学交流的极好材料。

2: 一件新发现的佉卢文药方

佉卢文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西北方言, 公元前3世纪起源于犍陀罗, 故名“犍陀罗语”, 其后传入大夏和我国塔里木盆地诸国。它曾经是丝绸之路上一种重要的中介语言, 本世纪以来, 在新疆一带出土的佉卢文资料数目可观, 涉及的内容也较广。林梅村先生的《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是研究佉卢文的专著。^② 据此书看来, 佉卢文的医学文书极为罕见。不过, 笔者在其中发现一则与医学相关的材料。摘抄如下:

702 底牒正面

- 1: 大人、天神、人神崇敬的爱父军侯列施梵那,
- 2: 爱母鸠韦若足下, 监察阿檀史耶
- 3: 再拜稽首, 谨祝贵体健康、万寿无疆。欣悉足下健康,
- 4: 托汝之福, 余亦安好。兹致函如下
- 5: 阿檀史耶现在此获子, 大小均安, 身体健康。
- 6: 汝等亦不胜欣喜。余等不久就给足下汝
- 7: 请安。该处有何物交波尼迦那

702 底牒背面

- 1: (字迹漫漶)
- 2: ……，达尼、胡椒三达尼、薑一德拉克麦、胡椒二德拉克麦、tvaca 一达尼、小豆蔻一达尼、糖四 sadera。 (林梅村, 1988, p.314)

为了使读者有更清楚的印象, 现将英国学者巴罗教授 (T. Burrow) 的英译文^③ 抄录如下:

702: To the feet of gūśura Leśvamna, etc. ……the cuva layina and Atamsiyae send their respects, etc. ……And thus we report. Atamsiyae here has survived the pains of childbirth in safety and good health. A son has been born. You must all be pleased. So it will not be long before we (again) send (?) health to you feet. Also what form there in the hand of Ponigana [……] 1 dhane, 3 dhane of pepper (marica), 1 drakhma of ginger, 2 drakhma of pepper (pipali), 1 dhane of tvaca, 1 dhane of small cardamoms (susmela),

① 藏文字母记录的象雄语医学文献。编号 S. T. 755。共一百二十四行, 首尾完整。英国托马斯定此卷是用藏文字母写的象雄语医学文献。1967年他的学生汤普森 (A. F. Thompsan) 在《泰东》(Asia Major) 杂志上发表用拉丁字母转写的这份写卷。

②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 文物出版社, 1988。

③ T.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ś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ames G. Forlong Fund, vol. xx,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 141, London, 1940.

4 sadera of sugar.

需要我们研究的就是702号文书底牍背面,其佉卢文的转写如下:

(A): 1.……

2.……, dhane 1 marica dhane 3 simgavera drakhma 1 pipali drakhma 2 tvaca
dhane 1 susmela dhane 1 sakara sadera 4 (林梅村, 1988, p.611)

粗粗一看,此文书前后均残,仅有药物的名称及剂量,不能断定它的性质。^①但是在我们将排列出相关材料之后,就会惊讶地发现,它竟然是一个药方。

(B): 笔者在研究《医理精华》(以下简称 Si.)和《鲍威尔写本》(以下简称 Bo.)的关系时,发现二部医典中存在有相似的药方。^②其中之一即: Bo.2.11-13=Si.8.12。季羨林先生的《新疆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一文,^③在论述《Bower Manuscript》中沙糖的药用时,恰好选取了 Bo.2.11-13 这一个药方。季先生的译文如下:

页 78 (11) (12) (13) 三个:

(11) 取 Talisa (Taxus baccata) 叶、黑胡椒、干姜和长胡椒,依次增加其分量,以一分计,再增入肉桂、小豆蔻各半分。

(12) 置白糖于其中,其量为长胡椒之八倍,把这些东西研成粉末,能治咳嗽、气喘、食欲不振,可增加食欲。

(13) 它驱除心脏病、病态面色苍白、慢性腹泻、肺癆、暴怒和发烧。它能止呕吐、腹泻、腹部肿胀、肠胃气胀。

这个药方叫做“达子香叶散”(Tālisaka Powder),与 Si.8.12 的药物完全相同,所治的病症也大部分一样。据霍恩雷的注解中介绍,与此相同或相似的药方还见于数部印度医典:《闍罗迦本集》(Caraka-samhitā) VI⁸⁵⁵⁴;《轮授》(Chakradatta) X, 13¹⁹⁷;《孟加军》(Vangasena) X²⁴⁴ (v.64-67);《八支心要方本集》(Astānga-Hrdaya-samhitā) IV, 5³⁴⁴ (vv.58-60);《持弓》(Sārngadhara) II, 6¹²² (vv.114-117);《医师本集》(Hārīta Samhitā) III, 12²⁵⁰ 等。^④

(C): 梵文《医理精华》^⑤中的一个完整的药方 Si.8.12,笔者试译为:

达子香叶、胡椒、干姜、长胡椒,以上(四味药)份量依次增加;以及肉桂和小

① 姜伯勤先生在《敦煌吐鲁番与香药之路》一文中,征引此文书中胡椒、小豆蔻的材料,来说明早期香药的传播。该文见《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7-848页。

② 参见笔者的学位论文第一章第一节“《医理精华》与《鲍威尔写本》之比较”。

③ 季羨林,1998a=季羨林,《新疆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文物》,1998年第2期,第39-45页。

④ A.F.Pudolf Hoernle, *The Bower Manuscript*, Reprinted, New Delhi, 1987, p.78, n.5.

⑤ 《医理精华》除梵文本、于阗文本之外,还有藏文本、阿拉伯文残本等。本文所引《医理精华》材料以梵文精校本为准。精校本即: R.E.Emmerick, *The Siddhasāra of Ravigupta*, Volume 1. *The Sanskrit Text*, Wiesbaden, 1980.

豆蔻，每种份量为达子香叶的一半；加上份量为长胡椒八倍的糖，所制成的药粉；能止咳、治哮喘、治厌食、治脾脏疼痛、退烧、治皮肤干燥、清退胃热；这些药粉能健心、治痢疾、内部肿瘤、痔疮、呕吐。
(Si.8.12)

(D): 据恩默瑞克教授 (R.E.Emmerick) 的提示,《医理精华》中有几个药方与《耆婆书》(以下简称 JP) 相同。^① Si.8.12 = JP90 就是其中一例。JP 的梵文本与于阗文本有所差异。于阗文 JP90, 采用季羨林先生的译文,^② 如下:

药方 90

māgadhī (于阗原文 māgadhī, 长胡椒)、达子香叶、黑胡椒每味 2 mākāṅga, 薑 3 mākāṅga, 草拔 4 mākāṅga, 肉桂、sūksmela 每味 1 mākāṅga, 糖 5 sera; 这一种散治疗咳嗽, 呼吸疾病, 它净化食物、净化脾脏、退烧、治疗痲症、消化迟缓; 这种好吃的散治疗 atisāra, 治疗旧 ar śas、, 呕吐。
(季羨林, 1998b, p.6)

(E): 梵文 JP90, 笔者试译如下:^③

115_{r4} 达子香叶 (ttāliśa)、胡椒 (maraca)、干姜 (śūnvi)、长胡椒 (kriśnā), 以上药物的份量 (bhāgautta) 逐渐增加 (rādhyattā?);

肉桂 (tvag) 和小豆蔻 (ilāś) 是其 (ta?) 份量的一半 (adhā śakim), [并加入] 长胡椒 (kriśnā) 八倍 (astī-gūnā) 的糖 (satta),

5| [这种散] 能治疗 (nūtta) 咳嗽 (kāśā)、哮喘 (śvāsa)、食欲不振 (rūcā)、脾脏疼痛 (pliha)、发烧、治皮肤干燥 (śauśa)、清退胃热 (agta-mādyā);

这种散 (cūrnam) 能健心 (hriḍya)、去除 (nā śanā) 痢疾 (attisāra)、内部肿瘤 (gūlmā)、痔疮 (ar śa)、呕吐 (chvarda)。
(KT I, p.192)

JP “是一个梵文和于阗文的双语本, 但二者并不完全对应, 时有缺漏, 而且梵文拙劣粗糙, 几乎让人猜不出是什么含义。” (季羨林, 1998b, p.6) 幸亏 JP90 这一个药方与 Si.8.12 相同, 可以将此句中“拙劣的梵文”复原出来。

先依以上引文 ABCDE (佉卢文—Bo.—梵文 Si.—于阗文 JP—梵文 JP) 的次序, 将几种药物图示如下 (纵行为药物, 横行为语种):

① R.E.Emmerick,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Jivaka - pustaka”, B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XLII, part 2, 1979.

② 季羨林, 1998b = 季羨林, 《新疆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第1—12页。其于阗文转写和英译文见 Sten Konow, *A Medical Text in Khotanese, Ch. II 003 of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Oslo I Kommisjon Jacob Dybwad, 1941, pp.78—79.

③ 笔者所依据的梵文转写本是: H.W.Bailey, *Khotanese Texts* vol. I, Cambridge 1945, p.192.

	佉卢文	Bo.	梵文 Si.	于阗文 JP	梵文 JP
达子香叶	缺	tālisa - patra	tālisa	ttālis pattā	ttālisa
胡椒	marica	marica	merica	mīrimjsya	maraca
姜	śimgavera	nāgara	śunthī	ttūmgarā	śūnvi
长胡椒	pipali	pippalī	kṛsnā	papala	kṛsnā
肉桂	tvaca	tvag	tvag	tvacā	tvag
小豆蔻	susmela	elā	elā	susmila	ilā

为了证明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有必要对这些药名略作解说：

(1) 达子香叶：该词的于阗文形式是 ttālis pattā。ttālis 也写作 ttālisa，等于梵文 tālisa；而 pattā 等于梵文 pattra (= patra)，意为“树叶、叶子”。《翻译名义大集》5787条，tālisa m [汉] 达子香。Taxus baccata 是它的拉丁文学名。合起来意思是 Taxus baccata 的叶子。梵文 JP 中的 ttālisa 与古典梵语 tālisa 相比，多了一个字母“t”。恩默瑞克教授在《医理精华》英译本中将该词译为“银枞的叶子”(leaves of silver fir)。

(2) 胡椒：该词的佉卢文与梵文形式相同。于阗文形式是 mīrimjsya。季先生文章中该词的于阗文转写为 mīraijsya (季羨林, 1998b, p.8)，值得注意。梵文 JP 中的 maraca 与古典梵语 marica 在元音上有差别。该词的英译文应为 black pepper，也译作黑胡椒。

(3) 姜：其佉卢文形式是 śimgavera，在巴罗教授的另一本书 § 47 条中写作了 sīghavera ‘ginger’ (姜)，^① 与两种梵文形式 (nāgara、śunthī) 差别较大，而与于阗文 ttūmgarā 较接近。季先生的文章中该词的于阗文转写为 ttāmgarā (季羨林, 1998b, p.9)。而柯瑙教授 (Sten Konow) 一书的词汇表中，所列的于阗文为 ttumgara。梵文 JP 中的 śūnvi 指的是 śunthī。śunthī，《翻译名义大集》5710条，[汉] 干姜。Si. 中表示“姜/干姜”共有三个词：śunthī、vi śva、nāgara。

(4) 长胡椒：该词的佉卢文形式 pipali、于阗文形式 papala，均等于梵文 pippalī，音译萆拔、萆芨等。另据 SN.23—24 条，kṛsnā 与 pippalī 是同义词。^② 梵文 JP 中的 kṛ snā 与 kṛsnā 是一回事，转写的习惯不同而已。该词的英译文为 long pepper，巴罗教授将它和 marica 均译为“胡椒”(pepper)，小误。该植物收于《本草纲目》卷十四。

(5) 肉桂：该词的佉卢文形式 tvaca、于阗文形式 tvacā 均等于梵文 tvac。tvag 是 tvac 在句子内发生了音变而已。巴罗教授指出，佉卢文形式 tvaca 即梵文 tvac 和 tvaca，指肉桂

①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1937, p.17.

② SN 系 Siddhasāra - Nighantu 的缩写，即《医理精华词汇》。该词汇表收入《医理精华》精校本中。

和桂皮。^①柯璐教授将于阗文形式 tvacā 译为 tvak, 而 tvak 和 tvacah 均见于《翻译名义大集》5806条, [汉] 肉桂。

(6) 小豆蔻: 该词的佉卢文 *susmela* 与于阗文 *susmila* 形式相似。梵文 *elā* 意即豆蔻。现存梵本《金光明经》(*Suvarṇaprabhāsa-sūtram*)^②“大辩才天女品”(Sarasvatīdevī - parivartah) 中, 一个香浴的药方内有 *sūksmelā* 一词, 据义净所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相应部分的对照, *sūksmelā* 译为细豆蔻, 对音为“苏泣迷罗”^③。柯璐教授将 *susmila* 比定为 *sūksmila*。但据季羨林先生的按语, “于阗文原文为 *suksmila*, Sten Konow 译文作 *sūksmila*, 显系梵文, 但是梵文只有 *sūksmilā*,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梵藏汉和四译对照翻译名义大集》5776, 亦作 *sūksmilā*, 汉译‘确砂’”(季羨林, 1998b, pp4-5)。*sūksma* 意为“小, 细微”等, *sūksma-elā* 即小豆蔻。又, 季先生的译文中, 药方 87 中写作 *sūksmila*, 药方 88、89、90、91 中均作 *sūksmelā*, 有所不同。上引按语中的“于阗文原文为 *sūksmila*”, 此词在贝利教授的转写本中作 *susmila*。而柯璐的书中还有 *suksamila*、*sūksmila*、*su smila* 等书写形式。此外, 梵文 JP 中的 *ilā* 指的就是 *elā*。

(7) 糖: 该词的佉卢文形式 *śakara* 与于阗文形式相同, 亦即梵文 *śarkarā*, 指糖或者石蜜。*sitā* 意为白糖。梵文 JP 中的 *satta* 应是 *sitā* 之异体。

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药物名称的多种写法体现了印度西北方言的某些特征, 值得语言学家作进一步的研究。另外要注意的是, 于阗文 JP90 中多出了一味药 *māgadī*, 柯璐教授比定为 *māgadhī*, 即长胡椒。另据 SN 第 23—24 条, 长胡椒(荜茇)的同义词都叫做 *māgadhikā*。因此, *māgadhī* 无疑即 *māgadhikā*, 原意“摩伽陀国所生的”。《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八“广动植之三·木篇”中就有“荜拨出摩伽陀国”的记载。此处有一个问题, 在于阗文 JP90 中 *papala* 也指的是长胡椒, 为何一个药方中有两味不同剂量的同一种药呢? 这里有三个解释, 其一: 长胡椒 *māgadhī* 也许是属于上一个药方的。但承蒙段晴老师指教, *māgadhī* 的确是这个药方中的, 与前文无关。其二: *māgadhī* 不是指长胡椒, 而是指另一种药物。但柯璐的比定从词源上看无误。即使它确实是指别的药物, 我们现在也无法弄清其确切所指。其三: *māgadhī* 可能是衍文。对照梵文 JP90 以及其它药方, 最后一种解释应是合理的。

从上述的药物名称及排列顺序来看, 该佉卢文药方与 Si.8.12 等几种语言药方的相似性无需质疑。下面再来分析药物的剂量单位。

①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1937, p.96.

② S. Bagchi, ed., *Suvarṇaprabhāsa-sūtram*,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8,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 - 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Darbhanga, 1967, p.56.

③ 见笔者学位论文第一章第二节“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医理精华》”。

该法卢文药方中的剂量分别为：1 达尼^①、3 达尼、1 德拉克麦、2 德拉克麦、1 达尼、1 达尼、4sadera。此处有三个单位。^② 其一：达尼 (dhane)，据巴罗教授的解释，达尼表示一个小的重量单位，与德拉克麦都是借词。达尼可能来自波斯语 dāng，后者的单位可用公式表述为：1 dāng = 1/4 dram。^③ 其二：德拉克麦，据林梅村一书的转写部分，即 drakhma (页 611)，其解说部分却作 trakhma (页 156)，初看有些矛盾，实际上二者均无误。因为在原写本中，d 与 t 混写的现象很普遍。^④ 此词来自希腊语 drachma。^⑤ 该词还见于《粟特文买卖女奴文书》，粟特文作 δraxo。^⑥ 其三：斯塔特，sadera，该词的粟特文形式是 staters，大夏语形式为 stadēr。“斯塔特”是大夏语中希腊语借词，本义为“金币”，或用来表示度量衡单位。^⑦ 从上述三个单位来看，它们都属于希腊度量衡体系。^⑧ 古代中亚也采取过希腊度量衡体系，据美国梵学家邵瑞祺 (R. Salomon) 近年研究，中亚流行的希腊度量衡是：1 斯塔特 = 15.08 克，1 德拉克麦 = 3.77 克。^⑨ 但没有发现中亚地区有关斯塔特和德拉克麦互相换算的材料。而古希腊标准度量衡是：1 斯塔特 = 4 德拉克麦 (drachma)，每德拉克麦重 3.411 克^⑩，这与中亚的希腊式度量衡差别很大。

Bo.2.11-13 和 Si.8.12 中剂量没有一一标明，但指出了其中的关系。Bo.2.11-13 指出前四种份量依次增加，以一分计：肉桂和小豆蔻各半分；糖为长胡椒的八倍。Si.8.12 指出前四种份量依次增加、肉桂和小豆蔻份量均为达子香叶的一半、糖为长胡椒的八倍。我们可以排出这个药方的剂量：前四种分别为 1、2、3、4 分，肉桂和小豆蔻各半分，糖 32 分。梵文 JP90 与此相同。

① 林梅村，前揭书，第 314 页的译文中漏写了“1”字。

② 殷晴先生在《新疆古代度量衡的发展——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一文中，对此有所提及。该文见《新疆文物》1991 年第 4 期，第 87—98 页。

③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1937, p. 99. 贝利教授在一篇论文中讨论了 dhānā (谷粒) 这个词，该词在各语言中的几种形式，如古波斯语形式 dānkā、希腊语 danāke，新波斯语 dānah 等。参见 H. W. Bailey, “Indago Ariaca”, *Indian Linguistics*, X X I, 1960, p. 21. 笔者推测它们与达尼这个词可能有些关系。

④ T. Burrow, 1937, p. 5.

⑤ 林梅村，前揭书，第 156 页。

⑥ 此文书在荣新江先生主持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读书班上研读过。

⑦ V. Sari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New York, 1985, p. 241, p. 251, nos 3.41 and 4.31. 又见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 年第 7 期。该文收入其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年，第 170 页。

⑧ 此点承蒙林梅村先生指教，特表谢意。

⑨ R. Saloma, “A Kharosthi Inscription on a Silver Goblet,”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 s. 4, 1990, p. 152. 又见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 年第 7 期。该文收入其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年，第 162 页。

⑩ 谢大任等编：《拉丁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179 页。

通过与 Bo.2.11-13 和 Si.8.12 对照,我们发现佉卢文中的药物剂量关系还有些难解之处。前四种药物剂量虽然逐渐增加,但并不符合“依次增加/递增”的要求。肉桂和小豆蔻份量虽相等,但这二种与达子香叶的关系却不相符。如果根据 Bo.2.11-13 和 Si.8.12 中的剂量关系来推断,那么佉卢文中的第一个 1 达尼可能是 2 达尼之误;还有一个等式,4 斯塔特=8×2 德拉克麦。经过换算得出的结论是:1 斯塔特=4 德拉克麦,这刚好与古希腊标准度量衡(1 斯塔特=4 德拉克麦)完全一致。那么,1 斯塔特=4 德拉克麦=4×3.411=13.644 克,比中亚流行的金币重量 1 斯塔特=15.08 克要略轻。

于阗文 JP90 中的药物剂量分别为:达子香叶、黑胡椒每味 2 mācānga,薑 3 mācānga,荜拔 4 mācānga,肉桂、小豆蔻每味 1 mācānga,糖 5 sera;可见,黑胡椒、姜、长胡椒份量逐渐增加,肉桂和小豆蔻份量均为达子香叶的一半。据恩默瑞克教授的意见,这个方子有些小误。其一,糖 5 sera 应为 8 sera,糖的份量为 $8 \times 4 \text{mācānga} = 32 \text{mācānga}$ 。经计算,1 sera=4mācānga。其二,根据份量逐渐增加这一原则,达子香叶应为 1 mācānga,而不是 2 mācānga。相应地前四种药物应为 1、2、3、4 mācānga,而肉桂和小豆蔻各为 $1/2 \text{mācānga}$,糖为 32 mācānga。^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剂量关系刚好符合 Bo.2.11-13 和 Si.8.12 的要求。

为了清楚起见,现将药物的剂量图示如下(括号内为推算后的规范重量):

	佉卢文	Bo.	梵文 Si.	于阗文 JP	梵文 JP
达子香叶	1 (2) 达尼	1 分	1 分	2 (1) mācānga	1 分
胡椒	3 达尼	2 分	2 分	2 mācānga	2 分
姜	3.411 克	3 分	3 分	3 mācānga	3 分
长胡椒	6.822 克	4 分	4 分	4 mācānga	4 分
肉桂	1 达尼	半分	半分	1 (0.5) mācānga	半分
小豆蔻	1 达尼	半分	半分	1 (0.5) mācānga	半分
糖	54.576 克	32 分	32 分	5 (8) sera	32 分

从上表中立即看出,三个梵文药方的剂量是不定的,而佉卢文和于阗文药方的剂量是精确的。这种“不定”与“精确”之间的差异,也许是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表征,因为“精确化”就是古希腊文化的特征之一。该佉卢文药方受到过希腊文化的影响。

这些药方中的药物相同,但所治病症的数目却有出入,现将具体病症列举如下:

^① R.E.Emmerick,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Jivaka - pustaka", BSOAS, Vol. XL II, Part 2, 1979, p.242.

Bo.2.11-13 共 14 种：治咳嗽、气喘、食欲不振、增加食欲、心脏病、病态面色苍白、慢性腹泻、肺癆、暴怒、发烧、止呕吐、腹泻、腹部肿胀、肠胃气胀。

Si.8.12 共 12 种：能止咳、哮喘、厌食、治脾脏疼痛、退烧、皮肤干燥、清退胃热、健心、痢疾、内部肿瘤、痔疮、呕吐。

于闐文 JP90 共 10 种：治疗咳嗽、呼吸疾病、净化食物、净化脾脏、退烧、癆症、消化迟缓、痢疾 (atisāra)、旧痔疮 (arsas)、呕吐。

梵文 JP90 共 12 种：治疗咳嗽、哮喘、食欲不振、脾脏疼痛、发烧、皮肤干燥、清退胃热、健心、痢疾、内部肿瘤、痔疮、呕吐。

我们可以看出，多则达 14 种，少则 10 种。Si.8.12 和梵文 JP90 为 12 种，且病名完全相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异呢？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不同时代、地域的行医实践中，所治的疾病自然有增有减。我们可将上述方中共同的病名归纳出来，即：咳嗽、哮喘、食欲不振、发烧、呕吐、痢疾、肺癆。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佉卢文 702 号底牍背面虽然是一个残文书，但它实质上是一个药方。它所能治的病名根据上述的归纳可以补充完整。整个药方试补为：

1. ……

2. [达子香叶] 一 (二?) 达尼、胡椒三达尼、薑一德拉克麦、[长] 胡椒二德拉克麦、肉桂一达尼、小豆蔻一达尼、糖四斯塔特。

3. [这种散能止咳嗽、治哮喘、食欲不振、清热退烧、治肺癆、治痢疾、止呕吐等。]

3: 一个可能相关的回鹘文药方

本世纪初，德国的四次吐鲁番考察队，在吐鲁番等地发掘出回鹘医学文献残片十数件，后由土耳其学者热合买提研究、刊布。^①《杂病医疗百方》是其中保存得最完整也最为珍贵的药方书。文书原无标题，此名是邓浩、杨富学二氏依其内容暂拟的。此药方书至今在我国仍知者寥寥，仅只有几篇研究文章。^②

从内容上看，《杂病医疗百方》中的绝大部分药方与《医理精华》没有关系。但《杂病医疗百方》中的药物词汇有的源自梵文、波斯文等，也有直接音译汉语的，这说明它有

① G.R.Rachmati, *Zur Heilkunde der Uiguren*. I - III,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 hist. Klasse, Berlin 1930, S.451 - 473; 1932, S.401 - 448.

② 陈宗振：《回鹘文医书摘译》，载《中华医史杂志》，第 14 卷 1987 年第 4 期，第 233—235 页。洪武娉：《“古回鹘医杂病治疗手册”的医史价值》，载《中华医史杂志》，第 14 卷 1987 年第 4 期，第 236—238 页。邓浩、杨富学：《吐鲁番本回鹘文“杂病医疗百方”译释》，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敦煌研究院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1996 年，第 256—372 页。

着国际性的医学交流的背景。

《杂病医疗百方》中的“使用阿魏的方剂”与我们所讨论的佉卢文“达子香叶散”方不无相似之处。邓浩、杨富学的《吐鲁番本回鹘文“杂病医疗百方”译释》中的译文如下：

使用阿魏的方剂：取小豆蔻一钱、肉桂一钱、阿魏三钱、辣椒四钱、胡椒五钱、熟筋六钱配伍，另加六倍的糖，研末混均，每次取两钱，用肉汤冲服，可治愈所有的 bākāndār 病……irāmāy 病…… [i] ḡūsi singimānā 病……喉头咽喉疼及气喘……不安和受风引起的疾病。（下略） (6—15 行)

对照原文，murč借自梵语 marica 或 marīca，应译成“胡椒”，而不是“辣椒”。Pitpidi 源自梵语 pippalī/pippali > 波斯语 pilpil，应译成“长胡椒”，而不是“胡椒”。这个药方与 Si.8.12 相比，尽管所治的病症多有不同，但是两者中有 5 味药是相同的，即小豆蔻、肉桂、胡椒、长胡椒和糖。“糖”字的回鹘文写作 sākār，它与佉卢文形式 sākara、于阗文形式 sakara、吐火罗文 B 的形式 śakhar，均等于梵文 śarkarā。Si.8.12 在上文中有详细的讨论，此处从略。也许可以认为回鹘文的这个药方是“达子香叶散”的改进变化方。但二者的确切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4. 佉卢文药方“达子香叶散”的意义

佉卢文 702 号底牍的正面是一封信函，^① 它是监察阿檀史耶写给父亲军侯施梵那、母亲鸠韦若的家信。它的背面这个药方与其正面有无关系，无考。如果有关的话，那就可能是阿檀史耶为了父母的健康而提供了这个药方，也可能是他依据此药方向父母索求药材。但一般看来，702 号底牍的背面与正面无关，抄写药方的人只不过是利用了该底牍背面的空白而已。

据林梅村《沙海古卷》一书的“导论”介绍，佉卢文最早见于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摩崖法敕，最晚见于新疆鄯善王国君主元孟时期的木牍文书，废弃于公元 5 世纪中叶鄯善王国末代君主真达亡国之际。它在我国通行于鄯善、于阗和龟兹等古代王国，是丝绸之路上较重要的一门语言之一。^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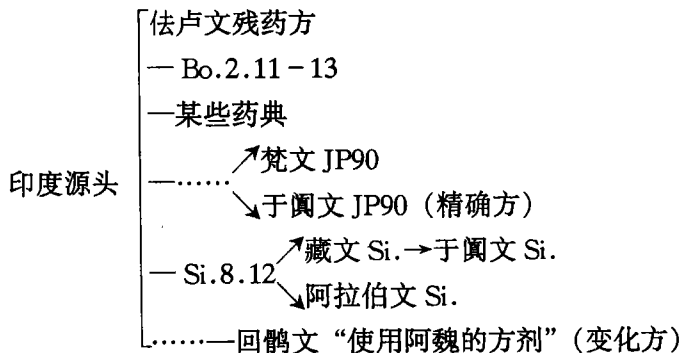
“达子香叶散”方能治 10 来种常见的疾病，所使用的药物又是常见的、容易被找到的有效药物，这就决定了它是一个疗效好的、容易接受和流传的古老药方。这个药方现存很早也很完整的是 Bo.2.11-13。《鲍威尔写本》抄于公元 4 世纪，其时佉卢文还在丝绸之路上通行，因此可以说佉卢文残药方与 Bo.2.11-13 “达子香叶散”有一个共同的印度源头。与“达子香叶散”相同或相似的药方还见于数部印度医典：《闍罗迦本集》、《轮授》、

① 佉卢文 702 号底牍的这封信与 703 号信函内容有些关联。

② 林梅村，前揭书，第 1 页。

《孟加军》、《八支心要方本集》、《持弓》、《医师本集》等。^①可见这个药方不仅在印度而且在西域地区都是非常典型的常用药方。Si.8.12就是这个药方流传过程中的一例，因为《医理精华》性质上是众多医学著作的精华集萃，Si.8.12、Bo.2.11-13以及上述医书中的此药方都是印度医学的传承。于阗文《耆婆书》和于阗文《医理精华》同出于敦煌。梵文《医理精华》约写于公元7世纪中后期，在9世纪译成藏文，而于阗文本《医理精华》约在10世纪译自藏文，《医理精华》在13世纪还译成了阿拉伯文（R.E.Emmerick, 1982）^②。梵文《医理精华》比于阗文《医理精华》早200多年，也早于双语抄写的《耆婆书》。

这个“达子香叶散”药方在西域地区的流传关系，可用下图来表示：



总之，无需讨论谁影响了谁，都能证明这个药方在新疆的于阗等地区长期流传过。它至少在梵文、于阗文、佉卢文三种语言文化圈中流传，说明它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药方。这就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此佉卢文残药方的药物和配药比例是印度医学的内容，而度量衡是古希腊的体系，可以说这个小小的药方竟然是印度和希腊两大古代文明融合的产物。这就是该药方的文化意义之所在。该药方而且是现在中国唯一出土的佉卢文残药方，其珍贵性不言而喻。此外，此药方中的绝大部分药物都成了唐宋本草中的常用药物，与中医学又有了影响关系。如此从多方面看来，它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段晴、林梅村、荣新江三位先生的指点，特此致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学系）

责任编辑：衡 之

① 《鲍威尔写本》，p.78, n.5.

② R.E.Emmerick, *The Siddhasāra of Ravigupta*, Volume I .*The Sanskrit Text*, Wiesbaden. 1980.